通假字"音同"原则浅说

周长楫

上古古籍的通假,当然要根据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上古没有像中古那样,有《切韵》及其一类的韵书。目前我们对上古音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诗经》押韵的分析,古籍押韵散文的印证,利用对形声字谐声系统的研究材料,古籍里留下有关古音的点滴材料,结合对唐韵的离析和今汉语诸方 言保留的古音成分和域外音译的有关材料,等等,构拟出一个假设的上古音系。由于各家佔有与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运用的方法也有一些差异,所以各家构拟的上古音系不尽一致。根据王力先生构拟的上古音系,我们来分析一下先秦两汉古籍通假字的语音,大体有下列两大类型四种情况。

(一)上古同音。如:

(1)"以"通"已"《墨子·杂守》:"烽火以举。"

(2)"载"通"再"《吕氏春秋·顺民》:"文王载拜稽首而辞。"

(3)"並"通"傍"《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榆中並河以东,属之阴山。"

(4)"巧"通"考"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道法》:"天下有事,必有巧验。"

(二)上古不同音

(5)"信"通"伸"《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6)"俭"通"险"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群盗》:"山俭不能出身山中。"

(7)"趣"通"促"《史记·西门豹治邺》:"巫妪何之也? 弟子趣之。"

(8)"番"通"播"《经法》内《十六经·三禁》:"番于下土,施于九州。"

(9)"阙"通"掘"《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10)"柱"通"祝"《荀子·劝学》:"强自取柱,柔自取束。"

例(1)(2)上古同音,今普通话也同音,这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理解上的困难。(3)(4)上古同音,"並"、"傍"同属阳部並母去声字,巧、考同属幽部溪母上声字。今音不同,是古音历史演变的结果。因此,站在古音的角度上来看,对这两例的通假现象并不难理解。问题出在(5)至(10)例上。这六个例子的通假字,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之间的语音,在上古音里就不同音,在今普通话里,除(10)例碰巧是同音外,其余各例也是不同音的。例(5):"信",上古真部心母去声字;"伸",上古真部书母平声字。例(6):"俭",上古谈部群母上声字;"险",上古谈部晓母上声字。例(7):"趣",上古侯部清母去声字;"促"上古屋部清母入声字。例(8):"番",上古元部滂母平声字;"播",上古歌部帮母去声字。例(9):"阙",上古月部溪母入声字;"掘",上古物部群母入声字。例(10):"柱",上古侯部定母上声字;"祝",上古觉部章母入声字。

能不能用"近音"或"音近"来解释呢? 上面说了,"近音"或"音近",应该是通假字与被通假字的音值很接近,比如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像帮母和滂母,端透母与定母,见溪母之间或见溪母与群母,等等。韵部中如脂部与微部,真部与文部,质部与物部,等等。声调的平上去之间,因为从今天汉语的方言看,同一声调(调类)在同一方言的不同地域,有时甚至几公里范围内,其调值会有不同。例如北京阴平调的调值是55,济南阴平调的调值是213;北京上声调的调值

是 214,济南上声调的调值是 55[①],所以同是阴平调的字,北京人读了,济南人听起来好象是它上声的字,同样,济南人读阴平调的字,北京人听起来觉得跟它的上声调字差不多。在上古音里,声调是各家看法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像上述调类调值上错综复杂的差别和交叉现象是很可能存在的,因此,在声韵相同的条件下,声调间平上去调的差别并不十分重要,除非平上去与入声的差别,因为入声还常伴随着韵尾的不同。上面(5)至(10)例中,(5)例韵部相同,声母不同,一个是心母,一个是书母,发音部位相差甚远;例(6)也是韵部相同,声母不同,一个是群母,一个是晓母,发音部位不同,发音方法也不一样;例(7)是声母相同,韵部不同,一个是阴声韵韵部侯部,一个是入声韵韵部屋部;例(8)的韵部不同,但声母一个是帮母,一个是滂母,同属唇音声母,只是不送气音与送气音之别,声母可谓“音近”;例(9)(10)声韵都不相同。因此,说这几例是“音近”或“近音”通假就要遇到较大的困难了。可是谁也不否认例(5)至例(10)是通假现象。怎么办呢?有些好心的学者研究了一番,发现这些例子里通假字和被通假字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例(5)(6)韵同声不同,就称之为“叠韵通假”好了,例(7)韵不同声同,就叫它“双声通假”好了,例(8)(9)韵不同声近,就叫“旁纽双声通假”吧[②],例(10)声韵均不同,好不好绕个圈子因古章组与端组关系密切而给它个“准旁纽”或“次旁纽”双声呢?显然,双声通假和叠韵通假的解释也同样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麻烦,如果这种解释能够成立,那么“鸡”与“狗”(古同属见母),“糖”与“狼”(古同属阳部)也可通假了。这不使同音替代的通假原则受到破坏或造成混乱吗?

我们认为,对“音近”的任意扩大或提出双声通假叠韵通假的解释主要是头脑里受到一个固定的上古音构拟音系框框的束缚。比如上面对(5)至(10)例的看法就是用王力先生提出的上古音系分析的结果。是不是上古时期各地的语音都相同的,或者换个说法,用一个构拟出来的音系能管得住各地的语音实际吗?汉语语音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汉语的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语音也有差异。前者表现为“时”的不同,后者表现为“地”的差异,这就是汉语语音史“时间”的语音差异和“地域(空间)”的语音分歧。牢固地树立汉语语音史的“时空”观念,承认汉语语音在时间层次上的差别和地域方言上的不同,对我们解释包括通假现象在内的汉语语音史上各种语音现象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语音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即某一时期语音音系有前一时期的程度不同的语音要素,同样也不能否认某一时期各地方言虽有差异性但也有程度不同的共同性的一面,因而可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用这种“时空”观念来看待通假现象,就比较能清楚地认识和解决通假现象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下面就对例(5)至例(10)做一个分析。

例(5)看来是韵同声不同,其实,在上古某个方言里,精组字和章组字的声母可能混而不分,或者存在着文白读音的差异,等等。《广韵》的反切异文有些就反映着古音或古方音的残迹。下面是精章二组互为反切异文的例证[③]:

潲:之少切,昨焦切　　赿:充夜切,迁谢切

儵:式竹切,苏彫切　　鞲:神蜀切,似足切

吴语和闽语里,古精庄章组合流读 ts、ts‘、s 的例子就不少。如苏州话:子＝纸,死＝史＝屎,苏＝疏＝梳,走＝帚,修＝收。等等[④],厦门话:资＝辎＝诸,取＝鼠,玺＝史＝暑,相＝商,像＝上,息＝色＝式,等等[⑤]。

如此,则“信”——“伸”在上古某方言里可能也是声同韵同的同音字或“近音”字了。

例(6)只有声母不同。但《广韵》反切异文里,群晓母互为异文的例证也不少:

姁:其俱切,况羽切　　胠:巨鸠切,许尤切

咭:巨吉切,许吉切　　嫳:巨娇切,许娇切*据《集韵》[6]

群母古音值,王力先生拟为[g-],闽语的厦门话,古疑母字读[g-]的一些字,它们的白读音声母会读[h-],如"蚁"[gi],[hia],岸[gan],[hu ã,瓦[gua],[hia],等。中古群母字"裘",在厦门话的白读音读[hiu]。这些语言事实,可提供我们推测上古某方言里,"俭"与"险"有可能读同声母的根据。如此,则"俭""险"是同音通假了。

例(7)是古韵部不同。其实古侯屋韵部的字,在《广韵》也有不少反切互为异文的例子:

嗽:所角切,苏奏切　　縠:空谷切,苦侯切;襡:徒谷切,都豆切;耨:内沃切,奴豆切。

在闽语厦门话里,古屋部的一些字白读音的韵母跟古侯部一些字的白读音韵母相同。如哭[khau],数[sĭau],等等。

例(8)"番"字在《广韵》的反切异文里就有四个切语:孚袁切,薄官切,薄禾切和补过切。这"补过切"与"播"字的切语正好相同。很可能在上古某方言里,"番"、"播"就是一对同音字呢。有人用阴阳对转来解释这种转化。我们认为,如果说阴阳对转是指在上古某一方言里读阳声韵的字,在另一个方言里已丢失鼻音韵尾变为阴声韵字并跟这个方言某些原来是阴声韵的字组成同音字,因而可以通韵,也可以同音替代做通假字那是可以的。或者是上古某一方言里,一些原属阳声韵字,除保留阳声韵一读外,还有丢失鼻音韵尾而变成阴声韵一读,从而可跟另一些原属阴声韵的字组成同音字,如"番"的附袁切,与"翻幡"等组成阳声韵的同音字,"番"的补过切,又与"播簸潘"等组成阴声韵的同音字,等等,那也是可信的。。如果说阴阳对转是只要主要元音相同,但分属阴声韵和阳声韵的两个韵部可以通韵,若声母声调相同还可做同音字看,那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同一个方言里,分属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字,即使主要元音相同,比如今普通话的阿[a]——安[an],巴[pa]——班[pan],它们是不能押韵的,也算不得同音字的。因此,用时空观念来说,阴阳对转实质上是阴声韵阳声韵的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方言里发生的音变,这种音变,使原属于某一韵部的字的读音发生程度大小不同的变化,并可能跟其他韵部的某些字重新组合为同韵部甚至同音的字。

上古元部字在《广韵》反切异文里还留下了一些阴声阳声韵两切的印迹:

瘅:徒干切,丁可切　　卵:卢管切,郎果切

蘩:附袁切,薄波切　　献:许建切,素何切

这样,"瘅"的丁可切使它跟阴声韵的"鬌哆"等组成同音字,"卵"的郎果切使它跟阴声韵的"裸瘰"等组成同音字,等等。

今吴语苏州话也有古阳声韵变为阴声韵的例,其中有些字跟古一些阴声韵的字还组成同音字:

pø(阴平)搬般　　lø(阳上)卵乱;pe(阴平)斑般彼卑碑杯悲;

tE(去声)旦诞担对戴。

可见,上古元部的一些字在上古某方言里,很可能变为阴声韵字,并与上古歌部一些字组成同韵部甚至有些字成为同音的字了。

例(9)中的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主要是韵部的不同。不过,《广韵》里提供的上古物月二部互有反切异文的事实,倒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上古某方言里,可能存在着物部某些字的读音或又音跟月部某些字的读音或又音重新组合成同音字,或者是月部某些字的读音或又音跟物部某些字的读音或又音组合成同音字。下面先看《广韵》的反切异文:

蹶:居月切,九勿切　　帗:北末切,分勿切

棁:他括切,他骨切　　缊:去月切,九勿切

最有趣的是“掘”字本身,在《广韵》里,有“其月切”和“衢物切”。如果读“其月”切,岂不 fnr 是跟“阙”字的切语“去月切”韵部相同而声母相近吗? 最少可以说“阙”“掘”二字是音近通假吧。如果我们再从《广韵》所收的读音里去看,古全浊声母字有清化后的又读也不乏其例。下面举中古全浊声母群母清化后读为同部位送气清音溪母的例子:

碕:巨支切,起宜切　　跪:渠委切,去委切

揭:渠列发,丘谒切　　堀:渠物切,苦骨切。

浊音清化现象不仅在中古音里俯拾即是,就是在上古音里,也已存在着这种现象。[⑦]这就可以进一步推测,在上古某方言里,“阙”、“掘”还可能是同音字哩。

例(10)里通假字与被通假字的读音,如用王力先生构拟的上古音系对照,确实相差甚远。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上古诸方言里去考察,那么有可能找到它们之间存在近音或同音的根据。

大家知道,《广韵》尤有宥韵的字,主要来源于上古幽部字,此外,还来自上古侯部、觉部的一些字。侯部字如:

咮:都豆切,陟救切　　苉:乌侯切,去鸠切

揄:徒口切,以周切　　掫:子侯切,侧九切

觉部字如:

复:房六切,扶富切　　勠:力竹切,力救切

畜:丑六切,丑救切　　宿:息逐切,息救切

可见,上古侯觉两韵的一些字的读音或又音,有可能成为同韵部的字,其中有些字还可能成为同音字。

按照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声母系统,应分设端章二组,不过在音值上,王力先生给章昌船三母的拟音[ȶh-]、[ȶh]、[ȡ-]跟给端透定三母的拟音[t-]、[th-]和[d-]在音值上却是相近的。[⑧]不过有人如黄侃先生提出上古声母是十九个,只有端透定母而无章昌船书禅母[⑨]。近人唐文先生认为中古章组大多数字在上古应归端组。[⑩]端章组,在《广韵》里也有不少互切的反切异文。如:

鄟:职缘切,徒丸切　　坻:诸氏切　都礼切

潼:尺容切,徒红切　　适:施隻切　都历切

汉代竹书和帛书里端章组互为异文的例子也不胜枚举。[⑪]

这样,柱”、“祝”在上古某方言里存在近音或同音的可能性并非没有根据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汉语语音发展史中“时空”形成的差异是相当纷繁复杂的。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一“时空”观念来认识汉语语音的同音字问题。以上古汉语语音为例,我们构拟的某一个上古音系,即使这个音系所管的地域比较大,但不能涵盖各地区的语音体系。由于同源关系,某一音系跟各地方音有程度不同的共同点,但同时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点。这种差异点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只有声母不同,韵母声调却相同;有的是韵母不同,声母声调却相同;有的只有声调不同,声韵母都相同;当然也有声韵调全不同的。正如今汉语诸方言之间的差异情况一样,所以,在某一音系是同音的一组字,在另一个音系未必都是同音。在某一音系同音的一组字,到另一音系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分化出去,与其他字重新组合,成为跟

其他字同音的一组字。再者,每一时期汉语的语音,不论是共同语或地域方言,都继承着前一时期音系的诸多要素,但也有因发展变化的新质要素,同时还会保留更早一些时期某些古老的语音残留成分。这就造成某一音系在一个共时平面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一字多音现象,这就是又音的现象,又叫多音字。多音字中有不少是文读音(读书音)与白读音(说话音)的差异,当然也有词义词性分化以及其他原因产生的又音。但是不管如何,一字多音,就使这个字可能跟其他字组成几个同音字群。以普通话为例,"伯"有[po(阳平)],[pai(上声)]两读,[po]音就跟"博薄泊勃脖膊"等字组成一个同音字群,[pai]音又跟"摆捭"等字组成另一个同音字群。这不仅使这个字在押韵时提供多个韵部的方便,也使这个字在同音替代时替代的范围扩大。今音如此,古音也如此。有人统计《广韵》全书互注又切的又音有 8041 条(余迺永 1975)[12]。这些丰富的又音,其中不少沿袭魏晋六朝甚至更古时期之旧。它不但为我们提供古今语音分化流变,古今方音差异以及古今词义演化的重要资料,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古音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样,我们在对待古音通假或古代诗歌或韵文押韵时,就能充分考虑古代语音因"时空"不同所造成的复杂现象,尤其是方音差异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就会相信,古人在使用通假字的音同原则时,固然会用当时具有代表性或强势的某一方言的音系,或者说类似今天的共同语音系来处理通假现象,但也有可能受某些方言包括自己的方言的音系的影响来处理通假现象,正如唐宋诗人词人在用韵时有些人也多少受到方音影响而在诗词押韵时与诗韵词韵不完全相同而暴露出某地方音的某些特点一样,因而那些在某一音系看来不同音的通假字可能在某些方言里是"音同"的通假字。当然,通假中误用声旁,错认形旁,传抄讹误及用训读字代替本字读音等,也会使古人错用了同音字,以致造成古音通假中某些不合理或难于理解的现象。不过,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但必须坚持古音通假的"同音替代"原则。不过,我们倒可从通假字里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语音现象,去考订上古音系和古代方音的某些特点,寻觅古方言的分区,这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附注】

①参看《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

②参看吴福熙《古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张之强主编《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王凤主编《简明语文知识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兰泉:《汉字通假原则小议》载《语言文学》1983 年第 4 期;胡先泽《通假音读浅识》载《语文战线》1982 年第 12 期。

③《钜宋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所引《广韵》反切均以此本。

④参见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本文引吴语苏州方言材料均见此本。

⑤参见《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本文引闽南话均见此本。

⑥《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⑦参见拙作:《浊音清化溯源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1 年第 4 期

⑧参见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⑨参见王力《汉语音韵学》第三十三节《章炳麟黄侃的古音学》见《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4 次印刷

10参见唐文《论章系归端》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11参见周祖谟《汉代竹书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4 年。

12转引自严学窘《广韵导读》巴蜀书社 1990 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邮编:361005)(责任校对:田雨)